



誰先到重慶

老舍著

聯友劇叢之三



聯友劇叢之二

老舍著

誰先到了重慶（三幕劇）

。三之叢劇友聯。

離先到重慶

版初月二年二十三國民

册〇〇〇三

每册實售

國幣壹拾伍圓

著作人

老

舍

主編人

潘子農

發行人

繆振鵬

發行所

聯友出版社

重慶
經理處

建國書店

「聯友劇叢」總序

第七卷

抗戰五年來，全國文藝作家們三番五次由於客觀環境的促使，一方面由於主觀認識的激發，羣策羣勵，埋頭苦幹，遂使文藝各部門的作品，都有了相當輝煌的成績。就戲劇這一部門而言，我們姑且不提它本身的運動性之逐漸擴大與深入，以及演出藝術水準之逐漸提高，單從劇作的量和質看來，也同樣有着不可抹煞的進步的痕跡。

這一份戲劇藝術的豐收紀錄，顯然是從幾近三十年的中國新興戲劇運動優良的歷史傳統中蘊育出來的，它是戲劇工作者無數心血與努力的堆積，是今日劇作家們無服役於抗戰的赤忱的貢獻。所以儘管在劇作的內容與技巧上，尚待我們的劇作家去繼續努力，精益求精，但至少眼前這點創作成績，還是值得我們保存傳播的。這支「聯友劇叢」的創刊旨趣，亦即在此。此外，我們不敢奢言將如何盡勞於出版。

事業，僅求能通過我們棉薄的力量，爲劇作家們解決一些印刷上的困難，爲讀者們減輕一些經濟上的負擔。祇要雙方都肯經常協助我們，這嘗試性的計劃自信必能支持下去，發展下去的。

本劇業的第一輯共計十冊，希望能於一年之內，全都出齊。內容當然以創作爲主體，倘有適當的異域名著，亦在搜羅之列，其比例約佔十之二一。至於選稿的標準，也很簡單明瞭，我們認爲劇作題材自應廣泛地反映現實萬象，但主張絕對「與抗戰無關」，或其寫作的意圖祇求「永遠能夠引起人類興趣」的作品，一概摒棄。因爲在抗戰進入愈趨艱困的第六年代，人力物資，都不容許稍有浪費，我們良心上決不願意爲這種有害無益的劇作而「災梨禍棗」。

一九四二年戲劇節之前夜，序「聯友劇叢」如上。

「聯友劇叢」

潘子農

全劇人物介紹：

吳鳳鳴——男。河北省人。久寓北平。四十歲。魁梧多力，貌豪野而善薩心腸，見義勇爲，言則必諾。

吳鳳羽——男。鳳鳴之弟。二十三歲。亦實熱情，但年輕冒失。身高而不甚粗壯。在大學尚未畢業。

小馬兒——女。年紀與鳳羽彷彿。九一八後，流落北平，鳳鳴收養之。今年過三十，而仍天真淘氣，加以身量短小，故皆以「小馬兒」呼之。

董志英——女。爲小馬兒的鄉親，好友。有聰明，而意志薄弱，往往被人利用。約二十五歲，身高貌美。

管一飛——男。四十四五歲。小精悍，善修飾，會講話，而口是心非，唯利是圖。與吳家兄弟爲近隣。

章仲簫——男。三十多歲。體弱而無力，嘴硬而心弱。生於北平，雖世代爲商，而善依附風潮。好打聽消息，且以走漏消息爲榮。與董志英、管一飛同院住。

田瑞禪——二十六七歲。聰明自喜，而誤入歧途。面色灰白，有鴉片之癮。

誰先到了重慶

胡繼江——男。六十歲左右。貪財好色，吸鴉片，佞佛優於作官及漢奸。手中老拿着一串紫珠。

李巡長——男。四十歲左右。心地甚好，巧於言語。

譚——男。二十多歲。喜弄文墨而文字欠通。

憲兵甲——一個日本鬼子。

憲兵乙——也是個日本鬼子。

賀——三五人，有少有長，有男有女，皆「無名氏」。

老——一飛之勇僕，卑恭有禮，整潔體面，約三十五歲。

兵士——日本兵二人或四人。

筆——處之越好，第四幕中開會時備用。

（旁白）

（旁白）

全陳人聯介聯：

第一幕

時間 民國三十一年春暮。

地點 北平，皇城根吳宅。

人物 吳鳳鳴（簡稱鳴）

吳鳳羽（羽）

小馬兒（馬）

董志英（董）

管一飛（管）

章仲簫（章）

田縣驪（田）

日本憲兵二（甲乙）

李巡長（李）

幕啓前數分鐘，有一架強烈的聚光燈射向舞台，在未拉開的幕布上，映出重慶的精神堡壘，或別的壯觀的建築的陰影，幕前安置廣播機，先放送音樂——像「義勇軍進行曲」之類的抗戰歌曲，而廣播消息如下：

『重慶廣播電台，播送新聞：北平，吳鳳鳴，吳——鳳——鳴義士，爲國除奸，殺死大漢奸胡繼江，及日本駐平武官西島七郎，吳鳳鳴義士亦以身殉國。聞政府將有明令褒獎吳——鳳——鳴義士……』

誰先到了重慶

聯友劇叢之三（下左）

四

如有必要，可念兩次。

消息讀完，再放音樂，隨即息了燈光，撤去廣播機，緊跟着開幕。

開幕——一間几淨明亮的客廳，雖係舊房而門窗甚多，像被一個受過新教育的中等人所改過者。陳設亦然，有一二張紅木桌子，也有半舊的沙發。窗外有棗樹，樹梢上露着皇城的山樓。牆有複壁，開幕時，鳳鳴拿着一把手鎗，由暗門出來。

鳴（把鎗藏在身上。檢視暗門，似無可疑慮，乃拿起桌上的銅香爐，帶着感情的擦拭。）

羽（無精打彩的進來，把自己摔在沙發上。）

鳴（怎麼啦？頭疼？我給你拿阿司匹靈去？）

羽（不是！不是！大哥我「心」裏難過！）

鳴（你捨不得北平？）

羽（我捨不得你，大哥！父母生了我，可是你把我養大的！）

鳴（夠了！夠了！老二！學校封了門，就是不封門吧，你總遲早也得到重慶去！重慶是咱們的首都！）

這裏只是咱們的家；國比家大！旅行證，路費，我都給你預備好啦，橫一橫心，走！

羽（不是「心」的）好吧！（來同約定，）

鳴 我摸摸你的頭！（摸）并不熱！高高興興的呀，老二！能逃出這座監牢似的城去，還不高興？

羽 我，我，——

鳴 怎樣？

羽 我不放心小馬兒！

鳴（笑）笑話！笑話！她也是我養大的，你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羽 正因為你把她養大的，我才不放心！

鳴 我不老大明白的！從九一八以後，她也就不過十歲左右吧，我就收養着她；這麼十來年了，我對

她有不對的地方嗎？

羽 沒有不對的地方。正因為你對她好，我才不放心！

鳴 我從來就不明白！說說脆的，老二！

羽 大哥，你為什麼不上重慶？

鳴 你年紀輕，你的身子在北平，心也就在北平；我歲數大一些，我會身在北平，而心在重慶！

羽 說着好聽罷了！

鳴 老二，你到底是怎麼了？

羽 你教我上重慶，你好在這兒看守着小馬兒！

誰先到了重慶

聯友劇叢之三

鳴

老二，你這是胡說！

……

羽

我胡說？你問問自己的心，是不是愛她？

鳴

……

羽

你愛她！我知道！你想把我趕走，你還要她！

鳴

……

羽

要不然，她也是青年，你幹嗎不教她同我一道走？

鳴

你愛她，是不是？

羽

她和我從小兒就在一處玩耍！她和我年歲相當，性情相近，什麼都合適。就是有一樣，我是她的

鳴

伙伴兒，你却她是她的恩人。你還要她，她沒法不答應！

鳴

老二，我是想啊，你還年輕，應當先讀完了書，替國家出點力，暫且不必忙著戀愛，結婚，所以

鳴

不願意教她同你一道走。

羽

你口中這麼說，心裏可真的愛她！

鳴

你要怎樣呢？

羽

教她同我一塊兒走！

鳴

我不能！我不能把你教育到這麼大了，好容易盼着你能出去作點事了，就任着你的性兒，先去歸

戀愛，結婚，年輕輕的就成了個小老人！

羽 不用說了！大哥！她不走，我也不走！我還沒有這點自由嗎？

鳴 不走，你在這兒甘心作順民！

羽 我當順民，你當小麼不走呢？（一擰門，走出去。）

鳴 （很難過的愣了一會兒，慢慢的走到門口，很柔和的叫）小馬兒！小馬兒！

馬 （喊着走來）幹嗎？大哥！（進來，手執一短枕一榻，上端有蜜球；另一手從袋中掏青杏子，佐蜜

送入口中），吃不吃，大哥？又甜又酸！

鳴 給我看！（把蜜桿拿過來，棄於痰盂內）這麼大的姑娘，還吃這個？吃壞了肚子，又得是我當醫

生兼看護！坐下！

馬 （撇了嘴）又是哪兒來的氣，跟我發？

鳴 小馬兒，我問你一句話。你喜歡誰？是鳳羽呀，還是我？

馬 都喜歡！我把養大，他跟我玩，都好！

鳴 不是那種的喜歡。

馬 還有哪一種呢？

鳴 我們隨便說着玩吧，比如……

誰先到？重慶三

馬 大哥，你不是說着玩呢！你的手有點顫！

鳴 是嗎？喂，剛才擦香爐擦得時候太長了！你看我擦得亮不亮？

馬 真亮！你說「比如」什麼？

鳴 比如你要結婚了！

馬 我並不想結婚！

鳴 比方說，假若你要結婚，你要我們哪一個？

馬 大哥，管什麼無緣無故的向我這個呢？

鳴 小馬兒！你知道嗎？我……（不敢再看她。）

馬 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呀？

鳴 （慢慢抬起頭來，抱着希望的）你，你對我怎樣？

馬 我對你，大哥，像女兒對爸爸那樣！

鳴 對鳳林嗎？

馬 對他……（停頓）啊，我不能把他也看成爸爸似的。

鳴 （愣了好一會兒）好，小馬兒，你跟他一個洞童出去吧！

馬 什麼？

你也到重慶去！

真的？

真的！我馬上給你弄旅行證，和路費去！

嘔！嘔！大哥！

怎樣？

我說不上話來了，我喜歡得要哭！

小馬兒，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一件？十件也成！

抗戰勝利以後，才准你們結婚！這個條件不苛吧？

一點也不苛！我願意！

說一說，你爲什麼願意？

我是東北人，大哥！這一句話就夠了吧？

夠了！你是個明白的孩子！

可是，大哥，我這輩子怎麼報答你呢？

我，我，用不着報答！

誰先到了重慶

群友劇叢之三

馬 大哥！像外國人那樣，妹妹給哥哥一個吻吧？

鳴 不用！不用！我什麼也不要！

馬 你就是耍，我也得有時！我只有這麼一個不值錢，而又不是錢所能買到的吻！

鳴 （感動的，把手伸出去。）

馬 （吻了他的手背，又翻過來，吻手心。）

羽 （推門進來）我看見了！老大！（怒視）

馬 鳳羽！你還不謝謝大哥哪？他也許我上重慶，陪個「塊兒去」！

羽 是嗎？大哥！

鳴 （點了點頭。）

羽 哥哥！我不是東西！我胡塗！我昏了心！

鳴 沒關係！

馬 （門外有吆喝聲：「一大碟，好大的杏兒咧」。往外跑）水杏兒來！

鳴 小馬兒！小馬兒！

羽 （已跑出去。）

鳴 快叫她去！她一到門口，大家就全知道她要上重慶了，爽快極了！

羽 這個事，她不會對人講的！她并不是小孩子。

鳴 起誓！也得告訴給志英！婦人的嘴，沒辦法！老二，剛才小馬兒已經答應我了：抗戰勝利以後，你們才可以結婚。你呢？

羽 我也答應！

鳴 起誓！

羽 還得起誓？

鳴 關係大的很！得起誓！小馬兒是東北人，你生在北平，都已經是無家可歸的人，我，你們上重慶，不單是爲逃出這裏，也還爲給國家作點事！一結婚，柴米油鹽醬醋茶，天天開門七件事，你們想爲國盡力也來不及了！

羽 怎麼起誓？向誰起誓？

鳴 從腰間掏出手鎗來！向他！

羽 幹什麼？大哥！

鳴 今天，你們應當崇拜他！他是鋼，他是火，他是力，他曾打碎我們的敵人！把手放在他上邊，起誓！

羽 （手按在鎗上）我，吳鳳羽，若在抗戰勝利以前結婚，教天誅地滅！

誰送到了重慶

鳴 好！拿着牠——（把鎗給了羽）

羽 帶着牠走嗎？

鳴 能逃出去，好！逃不了，突圍！闖不出去，開鎗！把他帶好了！

羽 （帶好鎗）什麼時候走？

鳴 聽我的吩咐，當然越快越好！

羽 不得預備預備嗎？

鳴 預備什麼？能帶走你的命就好，還拿行李嗎？

馬 （在院中笑着走來）

鳴 我說怎的？婦女的嘴比電報還快！

馬 （臂擺着臂進來。）

鳳羽，真要走嗎？

志英，不許再告訴別人！

章仲齋，「廣播」專家，已然知道了！

小馬兒！（臉色極不好看了，）

馬 大哥，我是太興奮了！我去告訴了志英姐姐，仲齋自然會聽到，既然是住在一個院子裏。